



系列长篇小说

乾隆皇帝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云暗凤阙

二月河 著

乾隆皇帝

云暗凤阙

二月河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乾隆皇帝 云暗凤阙/二月河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1999

ISBN 7-80623-183-8

I. 乾… II. 二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40501 号

乾隆皇帝 云暗凤阙

二月河 著

责任编辑 方亚平

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中国科学院开封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5.5 印张

字数 357000 印数 1—150000

ISBN 7-80623-183-8/1·140

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24.6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。



作者

二月河:本名凌解放。当代著名历史小说作家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一九四五年生于山西省昔阳县。自青年时期就酷爱读书。遍览诸子百家、经史典籍,尤其对清史和红学颇有研究,造诣深厚。近十几年来潜心创作“帝王系列”《康熙大帝》《雍正皇帝》《乾隆皇帝》,洋洋五百万言。以其广博深邃的历史社会内蕴,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,磅礴大气、波诡云谲的叙事布局等独具的艺术魅力,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,在海内外享有盛誉。其中前两部已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,《康熙大帝》还膺获“河南省政府首届优秀文艺成果奖”,《雍正皇帝》入围第四届“茅盾文学奖”(历史小说类),被列入“二十世纪亚洲最受读者欢迎的一百部优秀文学作品”排行榜。

内 容 简 介

《云暗凤阙》是系列长篇小说《乾隆皇帝》的第五卷。

年逾耳顺，乾隆依然春秋鼎盛，乾纲在握，为大清的长治久安，励精图治。但大清开国已百余年，内忧外患，树大中空。

傅恒身染沉疴，伊继善病在垂危，后宫内闱风波不断，宵小太监秽乱中宫，官场贪墨婪贿成风，山东巡抚国泰借赈灾之名，侵吞库银，造成藩库亏空。奸臣和珅靠巴结逢迎，扶摇直上，贪受巨额贿赂，又杀人灭口，成为炙手可热的暴发户。加之天下灾荒，教匪趁机惑众，西疆又骚乱不宁。乾隆盛世难继，危机四伏。

为挽救大清王朝的极盛之世，乾隆宵衣旰食，呕心沥血，下决心整顿吏治。查巨案，处国泰，横扫贪贿玩渎之风；倾半国之力西域用兵，安邦定国。他又精心历练太子，与阿桂、纪昀、李侍尧、刘墉等重臣同心协力，挽狂澜于既倒，救万民于水火……

作品保持了二月河一贯的艺术风格，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，把政治斗争的险恶，权谋机变的微妙，以及后妃之间的勃谿争斗都描写得玲珑剔透，惟妙惟肖，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艺术享受。

目 录

- 一 骄大帅骄入崇文关
悍家奴悍拒返谈店 (1)
- 二 众孝廉宵夜论科甲
群举人聚谈侃忠奸 (17)
- 三 忠傅恒染恙归京
能和珅八面玲珑 (34)
- 四 慰良臣乾隆探相府
防伦变天子指婚配 (51)
- 五 蒙恩宠瑶林初诏对
说赈灾吏治警帝心 (67)
- 六 于敏中受命入机枢
慈宁官阿哥受庭训 (85)
- 七 邀恩俸舍粥济穷民
贿贪臣和府拆烂污 (103)
- 八 反攻为守密说侍尧
承恩绸缪惊心往事 (121)
- 九 赴丧府和珅闻俚歌
召金殿钱沅蒙知遇 (141)
- 十 委钦差山东查巨案
听谣传侍尧畏“黑砖” (160)

- 十一 零落客夜济零落妇
风尘女蒙救委风尘····· (175)
- 十二 说差事牵连及邪教
遣余兴君臣游御苑····· (193)
- 十三 说宫变纪昀布诚心
憾纪律提督整衙务····· (210)
- 十四 丘八秀才本色毕露
风流天子意马心猿····· (229)
- 十五 妒皇后掩妒说蛮女
谐相臣亲情对谐语····· (247)
- 十六 慈爱母宫阙别皇子
郁颀琰观风入山东····· (268)
- 十七 黄花镇师生同遭变
狠亲舅结伙卖亲甥····· (287)
- 十八 穷家女不竟承贵宠
智刘墉剪烛说政务····· (305)
- 十九 奸和坤一石投三鸟
晦国泰密室计对策····· (323)
- 二十 筵歌楼刘墉擒婪臣
恃奸诈贪墨赖黑账····· (343)
- 二十一 养性殿贤主慰凄情
纪才子草诏封夷女····· (361)
- 二十二 御花园游园惊忆往事
福康安居丧慷慨请纓····· (380)
- 二十三 展孝心计议观元宵
傅公府墨经点家兵····· (398)

-
- 二十四 说谣传官闹惊帝心
探病榻兄弟交真语····· (418)
- 二十五 承奏对阿桂谈政务
说笑话皇子献色笑····· (434)
- 二十六 叹流年皇帝强释怀
巡内城提督布防务····· (452)
- 二十七 盛世元宵龙楼惊变
上九潜龙夜宿荒店····· (472)

一 骄大帅骄入崇文关 悍家奴悍拒返谈店

时值隆冬，零星星的冷雨不甚大，但仍阴得很重。浓云低低地压在天空下，一块块一团团或青或灰或绛红或黯紫，像说不上名目的一群怪兽在轻靛霾雾间互相挤压重叠沉浮升降，冷得浸骨的雨星星点点洒落下来，打得水塘里的残荷一片沙沙作响，满是潦水的官道已和道边渠塘海子几乎连成一片汪洋，朔风催送着愁波涟漪，远瞭霰雾凄迷，近处微波粼粼拍岸，残芦败苇菅草枯茅都在不胜凄凉地瑟索抖动。驿道边色泽斑斓的柿树白杨，沉甸甸直垂到地的杨柳，枝叶躯干都湿漉漉的，一阵哨风掠过，五颜六色的叶片不甘寂寞地顺风一扬，又无可奈何地纷纷坠落，浸入驿道车辙的湿泥寒水之中。

刚过申牌时分，一队辘车沿西南蜿蜒向北的驿道疾驰，直趋北京紫禁城南的崇文门。车队共是十一辆，一辆轿车，十辆骡车。骡车全都是一色栗壳漆打底，清油桐油挂面。大蘑菇头铁钉轮面，车厢封得严严实实用油布包裹着，不知里边装的是什么物事，还用大铁钩钉钉着加了封条。夹车队二十几个戈什哈一律披米黄油衣骑马随行，马蹄踏得泥花四溅，佩刀马刺碰得丁当作响，打头的轿车更是豪华，乌银钺金丝饰轡、景泰蓝圆帽包头，黑羊皮条纳相眼绿呢车围，万字云头泥金线帷子下面镶一圈红

呢——俗称所谓“红围子车”，三品以下官员不得使用这个式样儿——不消说得，这车里坐的必是贵人了。其实再细心一点，就能看见车辕前插遮阳撑伞的槽口旁还有一面明黄镶边宝蓝色小旗，杆上写着一行小字：

钦命两广总督太子太保李

不用问便知是当今乾隆驾前一等一的能员干吏李侍尧。只是那旗打湿了，时舒时卷地耷在杆上，怒马如龙车行如风间一晃而过，道旁行人根本无法细辨。一片声响的马蹄踏水声，鞭响车驰夹着戈什哈的吆呼唱道声热闹得淆乱，给这肃杀荒寒的京郊平添出一份喧嚣，沿城根的居民都惊动了，躲雨消寒的人们都探头伸脖子往外瞧。那赶轿车的戈什哈越发来神儿，一手执鞭在空中绕着，一手扶着铜手闸，身子微斜前倾，满是雪珠汗水的头半昂着，“扑”地打个响鞭，兴奋地喊道：

“嘿！崇文门！制台爷——崇文门到了！”

他用鞭梢扫了一下拉梢的骡子斥骂道：“日你姥姥的，梢绳弯得弓一样儿了！吃料时候儿你妈的头拱着尽拣精料吃，做活儿时没你！妈的——使劲！”接着，“啪”的又一鞭，那拉梢骡子一惊，四蹄猛蹬使劲往前窜，车轮子在一块小石头上颠了一下。车身微微一个仄颤，惊动了正在凝神看邸报的李侍尧。李侍尧放下邸报，摘下老花镜，一手撑着平金软棉垫套子，一手撩开“红围子”帷，果见沉黑苍暗的天穹下灰蒙蒙矗着的崇文门，高大灰暗的城墙横亘东西，堞雉上墙面上斑驳陆离黯红的苔藓，被硝蚀风化了的墙面都看得清晰，东一片西一块癞痢头似的十分难看，他呼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要见万岁爷了……小吴子，咱们且不进城，叫人知会一声崇文门关上，就说我奉旨见驾，派几个人来

把车洗刷一下，还要派人去禀军机处一声儿，看看西下涯子宅邸预备好没有。就这城外头打个尖，回去就不用再吃饭了。去吧！”

“扎！”那叫小吴子的响亮答应一声，一手轻轻扳动铜闸，那车已缓缓停下，他腾身跳到车下，招呼跟上来的戈什哈，“老胡老马，你两个搀制台下车，先到那边茶铺子里歇着——老爷，您搓把脸再下车，外头风大，贼冷的，小心着凉了！”说着叭叭叭叭跑去了。

李侍尧没有搓脸，也不等戈什哈搀扶已倏地跳下车来，鹿皮油靴立刻半浸在水里，脚底下透心泛上凉来，从暖烘烘的轿车里乍出来，稀疏冰冷的雨点打在脸上，迎面扑来的风把袍子撩起老高，浑身一个抖擞激灵，倒觉比气闷污浊的车厢里精神一振。觉得又有几点雨珠落在脸上脖子里，李侍尧才抹一把脸，冲崇文门一个微笑，点点头，大步向城脚下一排店铺走去，一头走一头大声吩咐：“轮班儿过来吃饭！狗崽子们——累不累？”连赶车的戈什哈共有三十多个，都已列队待命，听这一问，哄然一笑七嘴八舌说道：“标下们不累！”“大人走好，泥地儿滑溜得紧！”“累是不累，一路不吃酒，嘴里淡出鸟来，请大人赏碗酒喝！”李侍尧正走，站住了脚，偏着头略一思索，笑道：“差使没有交割不吃酒！京里我府里埋着二十几坛子卧龙老烧头锅，今晚刨出来给弟兄们解馋！胡麻子——带这些囚攘的进茶馆，每人一份儿点心，不再吃饭了……我晚间有事，就进这边饭馆胡乱吃几口了，咱们进城！”

“是啰！大人您先吃！”老胡远远兴高采烈答应着，带人进了茶馆。这边饭店老板早迎了出来，满脸堆下笑来，顺身儿一个呵腰打下千儿：“给制台爷请安！咱们蔡家老酒馆跟爷有缘分，爷出京时候儿咱店给爷饯行，如今八抬大轿奉旨还京，还是老蔡家给爷接风！您老回这天子脚下，这就进军机处，这就宣麻拜相，

日后飞黄腾达，二十年太平宰相是稳稳当当的！”

李侍尧听得扑哧一笑，看了看店门上匾额说道：“我打潞河驿离京，这里是崇文门！你他娘的倒会瞎奉迎！你这店名字也怪，叫什么不好，叫个‘返谈老店’——这里头有什么说头？”说着进店，借着门窗透进来的光看时，是明三暗六一座大座厅，外间瞧着不起眼，窗低门面小，里头装璜却别致风格，三间大厅客座，偏东一间打通了后院厨房，北四西二和大厅相接暗房雅座，一色用桑皮纸裱糊洁净，四匝悬着十几幅名人字画，有写“屈醒陶醉随斟酌，春韭秋莼入品题”的，有写“韩愈送穷，刘伶醉酒”“江淹作赋，王粲登楼”“看曲槛紫红，檐开飞翠”“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”……纸色有新有旧，笔调风致不一。最醒目的一副中堂联却是集唐诗联，极精神的一笔颜体，写道：

劝君更尽一杯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

蔡老板见李侍尧凑近了眼看题跋，忙打火燃烛过来，笑着解说：“这是高江村（高士奇）老相国当年进京住的小店。当时我爷爷夜来做梦，祖爷爷说‘明儿有贵人来，小心侍候’，我爷爷见高相爷虽说穿得叫化子似的，精神气儿里带着的贵重，管吃管喝不要钱住了三天，高爷一高兴，临走写了这幅字儿留下。不瞒爷说，后来我爷和人纷争闹出人命下大狱，家里人带这字当凭据去见高相爷，康熙老佛爷听高相一句话，免勾！可不是神佛有灵，我祖上的福祉不是？爷说离京是潞河驿不假，那边‘蔡记老店’也是我家的，当时我还在那边，现今我兄弟掌着那边门面，您老人家跟前说句打嘴的话，熊赐履老相，张廷玉老相国，庄士恭、王文韶这些有名的状元，前头李又玠、李巨来、勒六爷这些制台，还有您，谁没住过我们店呢？”

“这么着说，”李侍尧莞尔笑道，“你这店真占了龙虎地儿了！”蔡老板一眼见李侍尧的两个跟班亲兵进来，撮凳子沏茶命伙计“掌灯——这二位军爷这边桌子坐——”赔笑给李侍尧布菜，口不停说道：“这是缘分，是咱们祖上有德占的坟头冒青气儿！爷先用一口笋片再吃酒，这几个小菜是小的孝敬您老人家的——积德积福神佛自然佑护，那真是加减乘除一丝不爽！您瞧这崇文门外鬼市街，名字多不吉利呐，应试举人老爷都不愿住这，家家客栈都空着多半房，只有我家返谈店，一夜一钱二人争着住，这块辟邪，出进士出状元！”说着招呼，“给二位军爷上菜，军爷们不用酒，红焖鸡条子肉上满海碗！”

“哎——来了，军爷们请！”一个伙计腰围水裙肩搭毛巾，在后院高声答应着托一个条盘大步出来，雪白的馒头两海碗鸡肉热香四溢墩放在桌子上，两个戈什哈都喜得眉开眼笑，听李侍尧说声“你们别拘束，随便吃”，各自便伸箸淋漓滴滴夹肉送口。李侍尧只一笑，转脸又问蔡老板：“你既说人都争着住你的店，我怎么瞧着这么冷清的？”蔡老板看一眼风雨如晦的外间，笑道：“爷，您明鉴！我这店东院都住满了的，都是公车举人，雅人想事儿就愣和我们这些人不一样儿。这个天儿，还要结伴儿游西山，爷别看这会子点灯，那是天阴得重！平日晴天，日头还不落山，鬼市还不到上市时分呢！”

李侍尧一边吃，有一搭没一搭和蔡掌柜的闲话，听得外头泥水脚步声近来，知道是小吴子回来了。他放下箸转脸看，小吴子已经进门，身后还跟着个瘦小伶俐的年轻人，料是崇文门关上的，只看了他一眼，问小吴子道：“怎么去这么久，关上没有人么？”

“回制台话，”小吴子冻得吸溜鼻子，呵腰赔笑道，“今儿天下雨，眼见要过冬至，所以早早儿就封关了。标下跟留守的书办说

了半日，他们才去叫了管关的刘三爷来。三爷，您当面回我们爷的话！”李侍尧这才认真打量这位“三爷”，干筋绷瘦的矮个子，橄榄脑袋两头尖，秃得发亮，鹰钩鼻子扫帚眉配着一脸麻子，两只椒豆眼不住眨巴闪烁，穿一身酱色市布夹袍，腰束得细细的，呵腰立着，脚下一拧一动，一望可知是个泼皮。这样的东西，也配在自己跟前亮“三爷”，李侍尧一咧嘴几乎要笑出来。因问道：“你是关上总监刘三爷？”

那叫“刘三爷”的也在偷偷打量李侍尧。这位名震天下的总督他还是第一次见，没想到也是个不足五尺高的精瘦汉子，年纪在五十四五之间，疙瘩眉毛黑豆眼，鬓边还有二寸来长一块刀疤。一般的鹰钩鼻子，一般的满脸麻子，穿一身宝蓝宁绸夹袍套着酱色小羊皮披风毛坎肩跷足坐着，一条腿抖一只脚拧摆，仿佛浑身机簧消息儿一按就动的个角色，一条又黑又粗的辫子六合一统帽儿压着拖到脑后，几乎搭到地面，不用问是假辫子。他嘴一咧几乎也要笑，心说“换换衣服咱俩半斤八两”，口中却笑道：“这是爷取笑，折煞了小的草料！”说着极漂亮地打个千儿下去，“小的刘全给制台爷请安！刘全——京城里守号人都叫我刘三秃子！”

“哦，刘全——是《刘全进瓜》戏上那个名字？”

“回爷的话，是！戏里刘全是忠臣孝子，小的也是！”

“好！”李侍尧笑道，“只是你这脑袋，再顶个大南瓜，阎王老子近视眼儿，准问‘底下那是什么瓜？’”一句话说得几个人都笑，李侍尧又问：“虽说要过节，也不是甚的要紧节气。京畿关防朝廷有制度，内务府有规矩，怎么都摆下差使，这么早回家高乐子，这成话么？”

他起先笑着说，刘全折腰笑听，至此已带了质问口气，刘全忙敛容道：“这关上差使并没人敢怠慢。爷知道这关上都是内务

府的旗下人，各人都有主子。主子家过节得回府里请安，这是历来定的规矩。就是小人，也不是回自己家，方才这位吴爷是到西直门和爷府叫我来的。小人也知道责任重大，断不敢玩忽的！嗯——呢呐！”说完有棱有角干净利索又给李侍尧打一躬。

李侍尧想想，刘全的话也真无可挑剔，沉下了脸，不耐烦地一摆手道：“你既来了就成！立刻开关放行，我要赶快进城！”不料话音刚落，刘全一仰身子回道：“大人要进城没说的，不过车子上的货要验关缴税。留下他们看货，明儿卯时开关，小的亲自把货送到府上。”李侍尧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这不是私货，是广州海关上的厘金，还有孝敬太后老佛爷的几件东西，验什么，又收的哪门子税？开关！”

“爷要进城只管走，放货进城小的不敢！无论厘金税金，只要带财物进城一律征税，这是奉旨的事！”

“厘金本就是国税，你崇文门敢征国税的税？”

“小的放肆！这是关上历年规矩，从来过往官员，就是王爷，也得验关缴税放行——嗯——呢呐！”

李侍尧已铁青了脸，浓云布满了额头，鬓边刀疤连着筋绷得老高，一抽一动的煞是可怖，疙瘩眉压下来，眯缝着的眼睛里闪着凶狠的光，声音变得低沉嘶哑：“我——要是不让你验货呢？”

“小的端碗吃饭，没法子的事。”在李侍尧的威压下，刘全身上颤了一下，怯懦地看了李侍尧一眼，旋即恢复了平静，语气中却加了小心，“今儿眼见天已经黑了，又下雨。大人宁耐在城外头歇一宿，容我回去禀明我们和老爷，明儿大人和他说清白，一句话的事！”

话说至此，双方都毫无容让余地。此刻在茶馆吃茶的军汉们都已集在返谈店外候命，他们空着肚子喝茶，一个个早已饿得饥火中烧，见这秃子和他们“大帅”一递一斗口，早已大不耐

烦，围在门口盯着屋里乱口高叫：

“大帅别理这王八蛋屎皮癞子！咱们自己弄开城门楼子自己走路！”

“这个囚攘的真不识抬举，天上掉下个脸愣是不要！”

“把他缚起，把他缚起！嘿！这兔崽子，就这么拴驴橛子似的站着和我们大人斗口！”

“妈的，老子进去把他蛋蛋儿阉了，看他是验不验？”

“小子……”

“哼！”

“真的不知道喇叭是铜锅是铁！”

……一片嚷嚷嘈杂不堪，附近几家店铺的人都惊动了，只是天已黄昏色暗，风凉泥水大，出来看热闹的人不多。李侍尧一摆手止住了戈什咱们叫闹吵嚷，喝道：“这里是北京，不是广州！都退回去听我的令！”转向对刘全说道，“他们跟我出兵放马，打出来的丘八，说话口没遮拦，你别见怪。”刘全却仍是一脸嬉笑，晃头晃脸的满不在乎，回道：“他们是痞子，小的也是痞子，痞子碰痞子，弟兄比鸡巴一尿样儿！这个么，小的最没脾气了——”“你甬跟我嬉皮笑脸。”李侍尧一口打断了他的话，“就是户部尚书来，他也得给我放行！海关厘金就装着五车，这城外头怎么关防？出了丁点差错，和珅有几个人头？”

“爷为这个担心？”刘全一听就笑了，“无碍的！税关的关丁就驻在对面那排营房里，就为怕有的银子验关，不及进城，我们和爷特地请丰台大营调来一哨人马，关上供应维持关防。就这返谈店，老蔡家支应这种差使不知多少次，从没有出过闪失的——老蔡！”他突然冲老板叫了一声。

“哎，三爷，有什么吩咐？”蔡老板早已听得懵懂看得吃怔了，身子一哆嗦呵腰道：“侍候着您呐！”

“把东院住客迁到后院，”刘全半个主子似的吩咐道，“给李爷腾出东院上房，货车都推院子里。里头由李爷的亲兵看管。外头我去安置关防，把这条街都护住了！”又呵腰对李侍尧赔笑道，“这么着可成？”

李侍尧阴着脸没有言声，刘全如此处置其实没有什么差错。但今夜不能进城他无论如何都觉得是扫了自己的面子。今晚被挡在北京城外苦等一夜，就为明日让和珅验货抽税开关放人！这件事怎么想都别扭，让人受不得。他觑着眼轻蔑地看着刘全：这么个油头滑脑的瘪三，给我的马弁当跟班也觉得蹩脚，居然在自己跟前没上没下跳跟指挥！就是和珅他也略知一二，不过是军机大臣阿桂张家口练兵时候一个跟班儿的大头兵，自己每到军机处，每每见他提着个大茶壶，满口“者者是是”，满脸带笑容，逢人便请安，看座儿就倒茶……这么个角色，几年间抖起来，就有了如今这副嘴脸！他看着刘全那副不阴不阳干笑着的脸，蓦地生出一个念头，很想就这么劈面一掌掴将去打他个满脸花……

李侍尧思量着，冷冷一笑说道：“我不认得你，和珅么，早先见过几面，现在升到四品官，就这么拿大的？既这么着也好——你回城去禀告你们和大爷，就说下官李侍尧在此奉命专候进城……”“不敢不敢……”刘全忙笑道：“大人取笑了——和爷就说来关上亲自迎候大人的，实在是和亲王五爷召见，分身不得，这头的事又不敢坏了规矩，只好请爷委屈一夜……这都是我做下人的难处，大人略体恤些儿，就是周全我的草料了……”李侍尧听听这话还算入耳，透了一口粗气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不吃了，我已经饱了——告诉和珅，明日皇上要接见我，今晚阿桂在府里等我说差使，叫他看着办！”说罢又吩咐：“叫弟兄们过来，东院里把车安置好，店里弄大锅饭先垫垫饥。我们就在这泡着等姓和